低头能看见天上的光

她赤着脚丫，走在稀疏树影里，粗布衣裳，宽大的裤脚。她微微低下头，端着大大的托盘缓缓走向坐在高高木椅上的少爷，额前散下的黑发，不能惊扰淡淡的笑容。她趴在窗前，凝视着青木瓜的乳汁滴落在叶片上，嘴角浮动着一份纯洁的快乐。

梅，是这样的一个女子。低着头，好像也能看见天上的光。

每个日子平淡无奇，从昏暗的房子里醒来，到月光离开院子，我看到梅坦然地忙碌，父亲去世的她，打小就被送去西贡当女佣的她，似乎并不知道生活中有什么不好，她安然对待女主人的善良，也平和对待小少爷的捉弄。作为一位来自异时和异地的旁观者，我的心仿佛拥有了月光一样的柔和，湖水一样的波澜不惊，我看见梅，低着头，却不卑不亢，我相信她的心中有一轮落暮时候的太阳，不多也不少的天上的光，恰好照亮她的心房。

影片中塑造了这样一个女子的形象：她是平和的，有着东方女性的婉约，甚至看着喜欢的浩仁先生和他的未婚妻一起，也始终只是默默干活，最终才得以自然纯朴吸引钢琴家，而得到一个幸福的婚姻。相比未婚妻的高傲，梅是低着头的，而低着头，让她看见了爱情的光芒。她是朴实的，棕色的皮肤上渗出汗珠，端菜，擦地板，静静地品味着大自然的的美丽，即使身份不高贵，却低着头，看见了生命的亮堂。

大户人家，外表华丽无比，而实际上呢？三个无所事事的儿子，终日终年敲木鱼的老人，一个经常携款出走的男主人，留下无助痛哭的女主人。我记得小少爷总是问，爸爸什么时候回家？我也记得二少爷和母亲坐在墙边掩面哭泣，他们有的是华丽的表象，而空虚的心灵，有时候我会觉得，他们更像是被白蜡黏住而无法挣脱的蚂蚁。相比之下的梅呢？她没了父亲，离开母亲，却只是浅浅地提及父亲的去世，只是在梦中念着母亲，她贫穷，却是幸福的，她的幸福，是因为她的安乐知足，她的朴实自然而不为世事所绊，不为感情困扰。精神上的贫穷，物质上的富裕，反之的精神富裕，不知哪个会更为人所期待？

“樱树，在影子中被抓住，展开，卷起，跟随着水的节奏摇摆着。但有趣的是，无论怎么变化，还是保留着樱树的形状。” 想必梅说的，正是她自己，一棵坦然接受命运和环境的樱树，无论周围发生了什么变化，还是保留着樱树满足而幸福的笑容。

今夜月光亮亮的，我伏在案前，听见孔明灯悠悠升起在黑暗中的声音，心，仍在青色，蓝色，红色的东南亚的小窗间穿梭，而我也只能勉强写写难以言说的感动。

陈英雄写了一首诗，悠远深长的诗，诗中有绿叶红花，有蚂蚁，有蛙和知了，还有青木瓜，和青木瓜浓郁的汁液，有一个女子，低头能看见天上的光，其实她本身，本就是一束光亮。